

致命邂逅

张欣／著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

致命邂逅

张欣 / 著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王巨川

封面设计:孔晓军

致命邂逅

张 欣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 7226 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8.5 印张 180 千字

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20 000

ISBN 7-5418-1761-9/J·471

定价:15.00 元

读者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:东四路 18 号 邮编:710005 电话:(029)7426414

张欣暖洋洋(代序)

池 莉

终于,我得到一个机会写写张欣了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很想写写张欣。其实我是最不愿意随便把自己的朋友写出来的。我常常感到他们是我私人生活的一部分,是我最希望严严实实藏着掖着的一部分。但是,不知道为什么,我很想写写张欣。但愿张欣不要根据我刚才说的话而在小心眼里嘀咕,说我把她不当朋友了,然后以此为借口不给我来电话,尽等着我给她去电话。

不开玩笑了。我想要写张欣是有缘故的。首先,我个人认为,在我翻阅的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文章中,有关张欣小说的研究虽说已经不少了,但与张欣的写作质量相比,还是显得很不够。当然,我翻阅的理论文章有限。我自己又山高水远地僻居外省武汉,就是与武汉的文人也没有往来,蚯蚓一样埋在自己的土里。所以,我的

感觉也许仅仅是自己的感觉而已，与中国文坛对张欣的态度无关。就算中国文坛对张欣已经是非常关注和厚爱了，作为张欣的好朋友，偏心地认为这样还是不够，相信从人情上也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对张欣作品的研究不够，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，决不是责怪文坛，主要是为我自己主动要写她找一个理由。人长到一定的时候，一般都比较容易伪君子了，做一些与私人感情有关系的事情就得找一个理由。我在写张欣这件事情上，这种虚伪就显而易见。

我对张欣作品的注意，是从前些年她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《真纯依旧》开始的。在此之前，张欣已经有了很多作品。张欣成名很早，作品一直在祖国大江南北的文学刊物上很茂盛地发表着。由于我的寂寂无名，也由于我的疏于社交，更由于我一向不认真阅读文学刊物。那时候的张欣对于我，遥远和陌生得就跟外国著名作家差不多。名气是知道的，名字也是知道的，作品也翻翻，就是这样。直到她的《真纯依旧》一读就放不下，一口气读完之后，回头把张欣的名字重新看了两眼，对她便有了新的认识和感觉。从此以后直到今天，但凡我翻开杂志，但凡这本杂志里面有张欣的作品，我都是要看的，当然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《真纯依旧》之后，我们见面了，认识了。再之后，循序渐进地成了好朋友。一般说来，好朋友的作品都是我想要看的，这是消磨或者说享受人生光阴的最好生活方式之一。我承认我是一个没有规矩方圆的人，最不愿意按照理论的规范来面对小说作品。艺术品天生就是无形无态的东西，本来就是见仁见智。我更容易理解和欣赏好朋友的作品。因为熟悉作者本人而拿得准其作品的意义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认为张欣的小说，特别是近年来的小说，是漂亮的，圆润的，聪明的，饱满的，是建立起了她独有的叙事风格的。南国张欣就是南国张欣，她的小说就是当代南国的生活节奏，是当代南国的密集事件，是当代南国的流行风和口头语，是当代南国的欢乐和哀伤，古典和时尚，梦想与

现实。而这样的欢乐与哀伤，古典与时尚，梦想与现实放之四海而皆准，打动你打动我，于是南国就不仅仅是南国了。张欣的小说能够成功地把一些丝丝缕缕说不明道不白，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送给读者，而不是散播那些大而无当的哲理和观念。我以为这就是小说本身的价值所在，也就是张欣小说的价值所在。现在的人们都很聪明了，不需要你来教导了，来一点真诚的东西吧。张欣不仅真诚而且还善良，她的作品里总是潜流着一股暖洋洋的谅解与宽容。有时候，这谅解与宽容是那样地无奈和痛苦，但她依然要坚持。在当代生活中，恨是谁都会了，爱是谁都不信了，谅解与宽容是谁都不要了。张欣却要，这是比尖酸刻薄更其难得的。所以我要说张欣小说是很值得人们更好地去研究它的。说是不开玩笑其实还是在开玩笑，因为在这样的文章里，我无法深入地分析张欣的小说。恐怕在任何文章里，我都无法深刻地研究出张欣小说的真正意义。我不是做理论研究这一行的。我仅凭感觉胡说。既怕说重了又怕说轻了，倒不是怕得罪张欣，是怕得罪张欣的读者。读者的眼睛是最有分寸的。说不开玩笑其实还是在开玩笑。写作一二十年了，江湖深浅也不是完全不知道，谁还计较被不被谁研究和重视？无非是要借一个由头与张欣聊聊她的小说。说来也有趣，我们似乎还从来没有当面聊过对方的小说。做着写小说的事情，开着写小说的会议，全靠小说的因素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见面。我们却大谈其他，惟独不谈彼此的小说。以我的小人之心，我猜想张欣要么是根本不喜欢我的小说，要么是根本没有时间来阅读他人的小说，所以只好回避谈论小说。可我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不好意思与张欣谈论我们的小说，怕互相说好话，怕互相谦虚，怕肉麻，怕好好地把短暂的见面时间给蹉跎了。所以，借着这一次机会，背着张欣，我要随心所欲地写一写了。

现在我要写张欣这个人了。张欣这个人比她的小说更有意思——我的意思不是说她的小说没有她本人有意思。我针对的是社

会上的一种普遍认识。早年我在武钢当医生，一天在高炉上去巡回医疗。听见工人们遗憾地议论说：一般女作家都是比较丑的，漂亮姑娘谁还没有人理睬？谁还有功夫顾影自怜关在家里写东西？所以女作家都是比较丑的，不是长相丑就是脾气丑，越写得好的就越丑。工人们的议论使我心虚脸红不敢抬头，因为那时候我就在写东西，我就是想当作家，我也就是长得不漂亮。我的老师安慰我说，人家议论的是前几天来武钢参观的几个女作家，又不是议论你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又不是作家，我看将来你也成不了作家。你以为喜欢写写划划就可以成为作家了？这段故事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。就当时来说，工人的议论和老师的安慰对我的打击都很大。后来我还是走上了写作的道路，渐渐地认识一些女作家，我的伤心才渐渐得到抚慰。我发现，漂亮的女作家多了。再后来，当我听说非常走红的女作家张欣还非常漂亮的时候，我很想能够见到她。在我还没有见到她的时候我就对她充满了好感，因为她的非常漂亮使我非常解恨。但是，我与张欣认识得并不顺利，差一点就成了陌路人。这个“差一点”的故事张欣自己都不知道，问题出在我这里。我这个人，的确属于脾气比较丑的女作家。天生就爱沉着脸孔，天生就不可能见面就欢，逢人即友，热闹场面总是不自然，也说不出什么话来，结交朋友总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或者天赐机缘。张欣这个人，本来我未曾见面就有好感，可是我记得好像是在1991年（也许是1992年），我到广州参加一个笔会，当时满心以为见得到张欣。不料在某个夜晚，张欣悄悄地来到我们下榻的酒店，悄悄地看望了她想要看望的人，然后，当然就是悄悄地离开了。张欣要来酒店的消息被很鬼祟地在私下传达着，显然地躲避着我以及其他几个张欣的仰慕者。我在心里就冷笑了，对张欣的反感油然而生，顿时就彻底放弃了这个人。那晚我与其他笔会友伴出去尽情地玩耍了一通。

这么一来，又刷地一下过去了不少时间。记得又是一年，又是另一个笔会，这次是在海南岛。这次海南岛有两个笔会在同时召

开，张欣在另一个笔会上。这一次，张欣的名字从我耳边过去就跟风吹过一样，毫无感觉。与此同时，这类嘈杂的文学笔会开始使我感到厌烦，因为我一无所获。我在大海边伫立的时候下了决心，今后一定要挑选笔会，而不随便就参加一个。如此看来，今后我参加的笔会肯定是要少得多了，与张欣遭遇的机会自然也就少得多了。就在笔会要结束的最后一天，张欣从另外一个笔会上传来口信，说是问候我并且让我从海南飞到广州以后给她打电话，一定要打电话，她要请我吃饭。这一下，我便有一点糊涂了。我不知道张欣突然的热情从哪里来。张欣惹起了我的好奇心，于是，我和大家一块儿，到另一个笔会上见见熟人们。我当然永远记得那天的张欣，她穿着一身浅色的全棉的旅行服装，清纯的短发，出色的白嫩皮肤，靠在床架上，有一点欢宴散后的疲惫。张欣毫无芥蒂毫无生分地对我微笑着，似乎我们还拉了拉手。大家在一旁开玩笑说，两个女海马历史性地见面了。所谓“女海马”是指我与张欣都是当时北京海马影视公司的成员。张欣给了我她家的电话号码，极为自然地嘱咐我后天飞到广州之后给她打电话，她说要请我吃饭。奇怪的是，见了张欣，彼此也没有说什么，我就是不再觉得她的热情突然和突兀。事实上她没有过分的热情。她没有夸张，也没有过多的话语。张欣自然而坦荡的态度使我感到了惭愧，我想广州的事情就去他妈的了。我与张欣就不要耍小心眼了吧。你在那儿耍小心眼，人家这里一点还没有知觉，白费劲了吧。好了，我们认识了。那次的笔会，张欣先期回到广州。后来我到达广州之后，如约给张欣打了电话。不久张欣就赶到酒店来了。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聊天聊得随意而投机。张欣果然如传说中的漂亮使我很高兴。我把她当作了我们女作家的复仇天使。记得我还破例地热情向张欣推荐了我穿的一种纯羊毛裤裙。我让她穿上试试，果然比我穿上好看。我回到武汉立刻就去给她买了一条。当然，现在回头一看，那种裤裙土气极了。我相信张欣一天都没有穿出去过。因为我也很快就认识到了

那种装束和款式对于我们的不合适。想必当时比我的服装感觉好十倍的张欣一定一眼看穿我的土气，但是难为她还一味地称赞我的裤裙。这就是张欣最大的优点之一，她的善解人意已经修炼得炉火纯青。

张欣最大的两个优点一个是善解人意，一个是恰如其分。这美丽的性格为张欣的漂亮又提供了无穷的魅力。一个女人家，在这男人的世界里，拼搏奋斗，成名成家实在不易。一般到了成名成家的份上，有了自己牢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，女人多少也是会有一些男人的爷们脾气的。比如：霸道，固执，自以为是，口出狂言，眼角看人，说一不二，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负我。在我看来，既然男名家可以有这样的脾气，女名家也未尝不可以有。如果完全没有就是一个奇迹。张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张欣总是温婉的，可人的，春风一样暖洋洋的；总是洁净的，雅致的，富贵荣华若含若露的；总是走在后面的，不抢话头的，生怕妨碍了任何人的。有时候，张欣的好脾气好到了简直使我忍不住要批评她的地步。为什么呢？首先，她对人家太好了，人家怎么办？人家拿什么回报她？不要对人家太好嘛是不是？不要让人家欠你太多的人情嘛是不是？再者，这世界上也确实有一些坏人，坏人总是得寸进尺的，张欣总归要防备一点的好。当然，这也是我的个人意思。倒还真不知道张欣与人相处的日常生活中，到底是谁欺负谁呢？

好了，与张欣互相称做好朋友，一晃也已经有好几年了。间或见面，也经常找一处僻静的地方静静对坐。多少次，想把以上写出来的一切对她说出来。终究还是欲言又止，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。现在写了出来，也算了却了一件心事。广州事件，也算坦白地告诉了她。至于张欣的小说，以她与生俱来的禀赋和悟性，还有后天良好的个人修养，我相信她会写得更好。至于张欣的漂亮，当然她还会更加漂亮，女人也是需要时间来调理和修养的，这和年龄没有关系。张欣不要不好意思，女人，我看还是漂亮一些更好。

目 录

1. 张欣暖洋洋(代序) (1)
2. 致命邂逅 (1)
3. 谁可相倚 (47)
4. 五仙观 (101)
5. 今生有约 (143)
6. 冬 至 (212)

致命邂逅

将近十点钟时，天已黑如墨斗，微寒，夹风夹雨，是那种丝毛细雨，打不打伞效果一样。夜空当然没有星光月辉，霓虹灯、火树银花都显得有些黯然神伤的味道。

世界贸易大厦内的水晶吊灯熄了一半，滚动式电梯只下不上，各个精品店铺都在打烊。残余的顾客意兴阑珊地渐渐离去。本市最大的吉祥超级市场，设在世贸大厦五楼，此时，几个穿着商场制服的女孩从超市走了出来。其中身材高挑、玉肤冰肌的徐寒池显得颇为出众。

她是吉祥超市的收银员。

虽然搏杀了一天，她显得有些疲倦，但沉沉的双目中仍显出无比的柔媚，她随意地理了理零乱的长发，在世贸大厦的门口与同事们道别。

寒池刚撑开伞，准备跑向公共汽车站，忽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，便驻足四望。

离她不远的地方，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他没打伞，双肩已经有了湿渍，显然他在这里伫立多时了。这个人，不说话，不行事，看上去也是一派的学者风范。

“章教授！”寒池惊叫了一声，扑将过去。

这实在是太意外了，章品甫教授是寒池男朋友章迈的父亲，章迈毕业于名牌大学金融专业，后分配到胜达证券公司任报盘员，因工作出色，不仅反应快，且操盘准确，颇得经理器重，不到两年的时间，便被公司派到联合交易所担纲出市代表，即众所周知的“红马甲”，可谓前途无量的角色。

难得的是，章迈人生得俊朗、飘逸，一米七八米的个头，体魄伟岸但气质书卷。若投身演艺圈，保不住就是当家小生，走到哪里，都会成为女孩子关注的对象。

父亲章品甫是计算机研究所的副所长，主管业务，是此行业前辈人物；母亲艾晓云是交响乐团的指挥，家里除了章迈的姐姐在美国读艺术学院，主攻美声唱法，就再没有任何闲杂人员了。连电视台的编剧们都要反过来羡慕这样的完美家庭：他们能编得这么圆满吗？

相比之下，徐寒池生长在米市路金贵巷，这里密密麻麻地住着普通大众，鲜见知识分子。寒池幼年丧父，母亲在第三毛巾厂当工人。四十多岁起别人就徐妈徐妈地叫，可见生活的担子不轻，早早地就红颜退尽，悴色百生。守得云开日出时，寒池也没能考上大学，不过倒是在环境优越的吉祥超市做了一名收银员。

章家无声地拒绝寒池的介入，他们知道章迈迷恋寒池，按照他的说法是寒池不仅美色，并且纯情，这样的女孩已经无处可寻。大学时的女生，可能会门当户对，但她们不是四眼狗就是自大狂，一笔款项还没有接触过呢，对当下的金融政策照圈照点，章迈实在是不喜欢。见儿子态度坚决，章品甫和艾晓云商量了许久，达成共识是若正面干预，章迈很可能会更起劲，现在的年轻人，你反对什么

他们就下意识地捍卫什么。出演新梁祝的版本不足为奇。所以寒池到家里来，章迈的父母待客客气、周到，但神色极其漠然，尤其是章迈不在场的时候，这种无形的压力令寒池心情忧郁而又无从诉说。

如果她向章迈抱怨，章迈会觉得她多疑、敏感，可是不说出来，她就是时时刻刻承受这种压力。章迈家住高知楼，房子多，如果结婚后搬进章家，这种压力将加码到什么程度？

有一回，章家的保姆放假，晚饭后艾晓云在厨房洗碗，寒池进去帮忙，艾晓云冷淡地说，“不用了”。再就一句话也不说了，只当寒池隐形，搞得寒池走、留都不是，只好陪站在一边，对艾晓云行注目礼。

还有一次，寒池在自己的吉祥超市买了最好的保鲜的华盛顿苹果到章家，这种苹果价钱昂贵，寒池自己都舍不得吃，结果艾晓云淡淡地对她道：“以后快过期的东西就不要拿到家里来。”寒池这才注意到保鲜日期，那也还有一个半月呢。

当然，章品甫没有这么刁钻，但他把学位看得很重要。研究所新分来的女大学生，他觉得谁都比寒池好，已经向章迈推荐过两位研究生了。有一回周末，他叫她们到家里来吃饭，在饭桌上用英语对话，并大谈深不可测的话题，章迈还能插上嘴，寒池就只有闷着头扒饭，连菜都不好意思夹。

不过章迈倒是一个劲地往她的碗里夹菜。毫不掩饰地呵护左右，整个饭厅的情绪热烈而又有些怪怪的。

寒池内心非常矛盾，她不知道该不该与章迈交往下去，但是有一点很清楚，她是爱章迈的。

为什么不爱？他有才有貌，又是多少女孩梦中的白马王子，且他对她无比关爱，没有半点的轻视和隔膜。

可是对寒池来说，她与章迈之间，照样挡着关山重重，家庭，有时是最难以逾越的屏障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寒池见章品甫在雨中等着她，能不感到惊讶吗？

她原叫章品甫、艾晓云伯父伯母的，但有一回艾晓云背着章迈更正她道：“叫教授，叫阿姨。”寒池马上就改了口，她知道人家不愿与她拉扯得太近。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反对这门亲事呢？要这样一点一点地折磨她？！她心尖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滚过一丝寒意，但细细一想，又渐渐平复了。她想：这或许就是这一层人家、这一类家庭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，自己如果愿意进入这样的家庭，不仅要委屈求全，还得处处适应妥协。

徐妈对章迈总是格外热情，只要煲了汤便要叫章迈到家里吃饭，她觉得女儿找的这个对象理想、体面。一开始，寒池有些虚荣，嫌家里小，拥挤不堪，金贵巷里哪有什么金银贵气，均是一户挨一户的下层市民，家家门前堆满杂物，头顶晾着万国旗。米市路是成行成市的大排档、食杂店，外加一个农贸市场，鸡鸭鹅狗的叫声不绝于耳，石板路终日湿漉漉的，鱼档、肉档、蔬菜档散发出一股股令人反胃的气味。寒池不肯带章迈到家里来。

徐妈道，“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，你要把我藏到几时呢？我又不是出身舞女，叫你这样难做。”寒池沉吟道，“我想等到感情稳定一些再带他来。”徐妈叹道，“你不带他来，感情怎么会稳定呢？他如果嫌弃我们，早一点面对，总是好的。”寒池觉得也对，就硬着头皮带章迈到家里来吃饭，章迈对这里的环境虽然有些陌生，但并没有特别的不屑与反感，而且盛赞徐妈做的菜好吃。

并且，寒池的坦白，不掩饰自己的出身，倒让章迈感觉到她美貌之外的质朴，这也是做妻子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。章迈的择偶条件就是美丽、不善言辞、质朴，学历和干什么工作他不在乎，所以寒池带章迈到家里来实是得分之举。

寒池见到章品甫，扑了过去，脱口问道，“出了什么事了？！”因为不出事，章品甫哪会来找她？章品甫有气无力道：“你晓云阿姨心

脏病突发，在医院里抢救……”寒池吃惊道：“那我们赶紧到医院去吧。”品甫叹道：“我在医院已经陪了一天了，医院坚持要陪人，所里明天还有会……”寒池忙道：“今晚我来陪吧，到医院我就打传呼电话，告诉妈妈我今晚不回去了。”

两个人慌慌张张地上了计程车，向医院奔去。寒池直觉章品甫锐气全无，满目沧桑，一下子老了十岁，因为过去的关系并不密切，寒池也不便问什么，想是因为晓云阿姨的病急成这样的。

计程车很快驶到了省人民医院东病区，艾晓云躺在监护室里，双目紧闭，身边是精密仪器与数条医疗管道，猛一看令人畏惧。心脏起搏器屏幕上的信号微弱地闪动着。除此之外，你无法证明这个人是死是活。

值班护士详尽地向寒池交待了看护危重病病人的注意事项，待她完全领会之后，便出了监护室准备往家里挂传呼电话。但见空荡荡的病区走廊里，章品甫独自一人，呆呆地坐在一条长椅上。

寒池见过护士之后，就已经催品甫赶紧回家了。万没想到他还一个人坐在这里，不禁动了恻隐之心。她轻轻走过去问道：“章迈来看过他妈妈了吗？”

话问出口，寒池才感到奇怪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章迈一个电话也不打。这之前，来过一个电话说忙，再就没有声息了。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情况。

品甫默默复默默不敢直视寒池的眼睛，寒池情不自禁地坐在他身边去，紧紧地盯着他。

章品甫低声道：“章迈出事了……”寒池急道，“什么事？！他出什么事了？！”

说起来，其实情况并不复杂。章迈在联合交易所当红马甲，除了给胜达证券公司的客户炒期货之外，公司还有一个自营盘也由他操作，时间一长，章迈渐渐觉得得心应手，尤其自营盘赚了钱，一

分一毫都不是自己的，惊心动魄了半天，只剩下丧气。年轻人，都难免有自恃聪明，发财心切的弱点，于是章迈私自调出炒期货自营盘的资金，自己开户头炒起期货来，开始的几笔，倒是顺风顺水，也就怂恿了他的胆子，进出的金额越做越大。忽一日，公司决定，胜达的几个出市代表调换红马甲的号位，其实也是为了防范他们用公司的资金炒自己的期货，不知道其他几个人有没有“猫腻”，反正章迈将自己的期货强行平仓之后，账面上还欠公司二十五万人民币。

东窗事发，章迈锒铛入狱。

寒池得知这一消息之后，整个人惊呆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要不是章品甫及时扶了她一把，也就软软地滑到椅子下面去了。

年轻的寒池，虽然家境平平，但也是好人家的好女孩，没经过什么风雨，这种事，只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看到，如今实实在在落到自己头上，简直辨不出是梦是醒。

那个晚上，寒池守了艾晓云一夜，也哭了一夜。

想到章迈对她种种的怜惜，她真是悲痛欲绝。可以说章迈毫无陋习，他不抽烟、不喝酒，不毫无节制地崇尚名牌；他知书达理，懂得尊重女性，同时又不失男人的潇洒和情调；他有良好的卫生习惯，平时穿戴一尘不染，且素雅大方，是典型的都市青年的楷模。寒池不明白，她并不过分虚荣，也没向章迈要这要那，他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？！然而，风云突变，寒池发现自己是那么地爱章迈，她第一次感觉到心痛的滋味。

这一夜，遥遥陪伴着寒池的另一颗孤寂的心，自然是看守所里的章迈，除了无边的悔恨之外，章迈最想念的便是寒池。一连数日，他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反复交待，成王败寇，他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只有在夜里，他才能慢慢地体会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认识到锦绣前程与他已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原先伸手便能触及到她的秀发的寒池，或许也微笑着又有一点点忧怨地离他渐渐远去。

初识寒池，章迈记得是在天河购书中心。寒池倚在书架旁翻书

的样子，一下子把他的目光牢牢地吸定了。这个女孩太与众不同了。她不施脂粉，微显苍白的脸上，只有两圈弯弯的、浓密漆黑的睫毛——她低垂着眼睑，专注并且闲散地翻着书，披肩的直发滑落在胸前。她穿一件乳白色的小翻领T恤，蓝色的背带牛仔褲，黑色高帮皮鞋。这样的打扮，在花枝乱颤的女性潮流中，反倒是最引人入胜的。

她在翻什么书？他想。琼瑶？岑凯伦？或者三毛？她肯定不会翻《尤利西斯》吧。这时，她不知看到什么开心之处，突然抿嘴一笑，神情竟有几分调皮，他真是被她迷的，人也痴了。

后来在付款台上，他看见她买的是一本新的横排版的《红楼梦》，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，时代几乎发展到抢钱阶段了，人人都在高速运转，希望及时地拥有金钱和权势，发财要趁早哇，就跟过去革命要趁早一样。谁还有闲情逸趣读《红楼梦》？这可不是港台的文化快餐，来一道言情菜式，或一道财经菜式，大吃几口就饱了。《红楼梦》是古色古香的工夫茶，需要慢慢地品味。她是哪个朝代的人，怎么就婷婷袅袅地到了这里？

待章迈魂重附体，大厅里已经没有女孩子的身影。

时至今日，章迈走进深渊，自然有恃才傲物的一面。别看他神情谦和，内心里觉得胜达公司三分之二的人是酒囊饭袋，就是经理也未必在他眼里——有时话都说不清，分析图表臭不可闻。但在潜意识里，章迈希望寒池永远不要被社会污染，始终是穿着背带裤、捧着《红楼梦》的纯情女孩，必要的时候可以辞去工作，在家里专职插花、茶道，坐在庭院的草地上读惠特曼。这种生活场景放在公寓楼里只能是矫揉造作的，所以章迈给自己规定的近期目标是一幢别墅和一部跑车。

他与所有的年轻人碰到的困难是一样的：空有豪情没有本钱。家境虽然不错，但知识分子能有几个钱？几万块钱做期货，那还不如不做。辛苦半天，能不能买得起别墅里的一个厕所和一个车轱辘